

网络桃花
系列丛书



穿过近海

顾湘·著

70后的恣意放纵

象牙塔里缠绵故事

我的花样年华→激情燃烧的岁月
我的花样年华→激情燃烧的岁月
我的花样年华→激情燃烧的岁月

中国文联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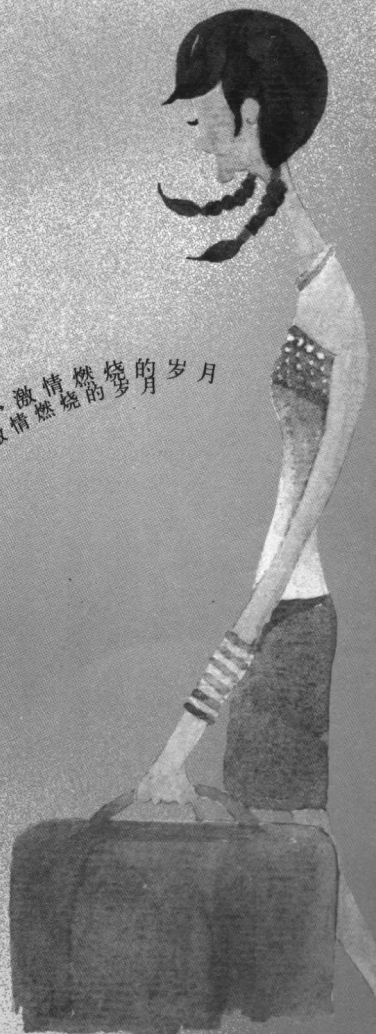
穿过近海

虹卫·主编
顾湘·著

70后的恣意放纵
象牙塔里缠绵故事

我的花样年华→激情燃烧的岁月
我的花样年华→激情燃烧的岁月
我的花样年华→激情燃烧的岁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穿过近海/顾湘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1

(网络桃花丛书)

ISBN 7-5059-4837-7

I.穿… II.顾…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28084号

书名	穿过近海(网络桃花丛书)
作者	顾湘
出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010-65389152)
地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100026)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薛燕平
责任校对	易永青 师自运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150千字
印张	6.5
插页	2页
版次	2005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7-5059-4837-7/I·3794
定价	13.80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I

1

在院门口一个新保安把我拦住了，我从塑料钱包里扯出一张蓝白色的纸片给他，没有照片，上面写着上海信诚商贸有限公司，姓名武绛，编号0074，有效期2001年6月。现在已经10月，保安说，过期了，而且这是证件吗？没有照片，没有公章，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说这上面的日子是我拿到它的时间，有效期是一年，要到明年6月才到期，可我估计我不会再用它了，我是来干活儿的，来了都有半个月了，我明天要去别的地方，今天是最后一次了。我不管你什么最后一次，我不能信你对吧，他说。

我费力而耐心地向他解释着，九月中，汗都出来了，抬手擦汗的时候又看了看那幢高高的楼房，它有多少层？三十二？四十四？我是看着这幢楼造起来的，看了很长时间，只能用美金租，不卖。不知道它有多高。这时候我看见一辆黑色车往这边开来，弯进在门口停下，摇下车窗，一个男的要叫保安开大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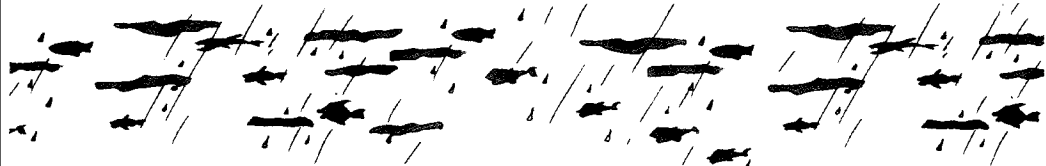


网络

小说

1

我在锃亮的电梯壁上照到我自己，就那么局促地站着。“多亏你了。”那个男的说。我说没什么。



我的脸在金属的墙壁里离奇地老了，像穿着不得体的衣服。离奇景象六面都是，避不开。我不希望他看墙壁，但是他只看墙壁。窘迫的不止我一个，我觉得他又疲惫又困顿。

门上方的数字一格格向右移。

记得第一次见到周有的情形。

我傻了一下，还说周有先生让我来的。我站在门口问：“你会给我钱吗？”这个小孩有点讥讽地笑了，让我不太好受，我不该和他计较讥讽不讥讽的。可进屋之后我看到他堆在桌子上的仿真飞机模型，脱口而出说：“你太小了，你是个小孩，你什么都不懂。”

他说：“你挺讨厌的。”

我说：“你也不招我喜欢。是你请我来的。”

他说：“我付钱的。”

我说：“那当然，你别想赖掉。”

他说：“你多大了？”

我说：“二十一。你多大了？”

他说：“二十一。你结婚了吗？”

我说：“没有。”

他说：“没有人娶你吗？”

我简直懒得理他。他又说：“你不打算减肥吗？”

我在航模旁边坐下来：“就你这也叫飞机？”

他说：“你别动。”

我说：“你知道什么。”

他开始跟我说这架飞机的情况，型号、性能及其他，如数家珍，我老遇见这样的小孩，有个小孩在街上说汽车，我也有很多

Match-box 的汽车模型，但我什么都认不出，我就不爱理这样的小孩，因为我什么都说不出，光听他们说话觉得很无聊。我拿过图纸看了一会儿，找到标有号码的零件，“你就像个商务通。剪刀。”

“你不会掰吗？你别动，你会把我弄乱的！”他动手来抢，我紧紧捏在手里又把剩下的往怀里抱，我们真的是在抢东西，最后我站到窗边的沙发上，威胁他说：“你再抢我就扔下去，你信不信。”三十层楼高，我狠狠地扫了一眼。

他没慌张，很倔，不过站住了，瞪着我。我不讨厌他了。他说：“我去报警。”我就看着他，我想小屁孩儿看咱们谁唬得过谁。他真的走到电话旁边，拨 110。他报了地址，说他是小孩，在家听见屋外有人撬门。

我从沙发上下来，坐到桌子边接着摆弄模型。

我说：“掰弄不好边就毛了，你已经够乱的了。”

他说：“晚了，你说什么都没用了。”

于是我就不说话，只管自己对图纸、粘东西。

“真不该找你，我后悔了，”他坐在远远的沙发上，“你穷凶极恶，给我惹了这么多麻烦。”

“嗯，你该去找个奶妈。现在我走你也得付我钱，不然我会去告你，我很有空。”

“你不会的，”他说，停了停又说，“你不会的。”

我一边帮他粘模型，说：“你知道飞机是怎么上天的？”

他迟疑了一下。

我说：“因为它有翅膀。还往前跑。”

他冷冷地说：“废话。”

我说：“气流接触到飞机翅膀前段的时候就被切开，它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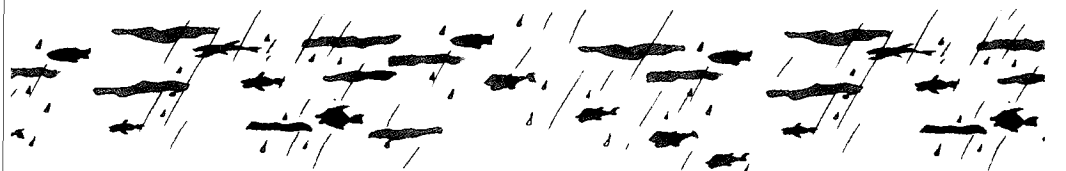
网络

小说

从

B

3



道扬镳，一路走上面，一路走下面，机翼上面是曲线，下面比较平，也就是说，从上面走路程比较长，要跑得快些，如履薄冰，飞机过去后它们才能再会合。速率增大，压强减小，所以机翼上面的气压低于下面，下方较大的压强推动机翼向上。”

我想起汤汤，十三岁的时候我们一起听到这内容。

我是在欺负小孩子。他表现得很顽强。

周有说：“人在结冰的河面上跑得快不容易把冰踩破吗？”

我想了想，说：“难说，跑得快了蹬踏的力大也说不定，要看情况，快也有可能有什么好处，你玩过魂斗罗吗？”

他说：“没有。”

我说：“要不说是小屁孩儿呢，现在社会上的青年才俊没有没玩过魂斗罗的，第一关踩着桥过去，桥一节一节在脚后跟炸毁，冰块可能也这样。不过我建议你滚过去，你那么矮，手脚那么短。”

门铃响了，周有去开门，是个警察。“你报的警？”周有点点头。警察说：“没有人撬门，撬门的呢？”我也过去说话。警察说：“你又是谁？”我说：“我是他表姐。”我跟警察赔不是，弄走了他。

周有说：“你刚才讨好我了。”

我说：“废话，我干吗讨好你。”

周有说：“你上学学什么的？”

我说：“造飞机。”

他说：“我十八岁了。”

我说：“去你的吧，你十八岁也比我小。”

他说：“还有四个多小时，你得完成半个月的任务。”

我说：“我知道。不就是一起耗时间吗。”



我没告诉他，我只和我亲密的人一起耗时间。

“你的父母呢？”我问过周有一次这样的傻问题，他不回答我，算白问了，傻。他问我：“你的父母呢？”

我说我爸爸在家，我妈妈不和我在一起。她死了吗？嗯，我想是的。过去我很少关心她。在那个沿街都盛开火红凤凰花的南方城市，杨桃掉了满地，被自行车轮子碾烂，她骑车把我带在前面去上小学一年级，水壶掉了，我从她怀里钻下去往回跑了拾，水已经咕嘟咕嘟淌了一地不见了好多，太阳那么亮。我上学会忘了带书包，也弄丢过。我妈妈这样一个认真、固执、脾气急的正直女人，在那个昆剧团，在那个长了很大片的野草的戏曲学校，一定是操劳死的。你知道吗？那里有鬼，我亲眼见过，一个凌晨，那个有架好几个键弹不响的钢琴的大排练房，我见到碰到屋顶的长长的白色影子，我见到水袖飘了飘，天将亮未亮时，胡琴响了，她说那是无常。

她过去是一个刀马旦，住的地方有马鞭和拂尘，还有她冷不丁唱戏那样甩过来的黑白分明的眼神，那时候我因为这里头太明显的做作咯咯笑起来。在上海我找到许多她的黑白剧照，穆桂英挂帅和小刀会，一片一片做作的英姿飒爽的亮相，像她冷不丁抓住我的手，把我吓一大跳，愣愣看她。

照片都是我爸拍的。那时他就是个摄影爱好者。

现在他是个裁缝，通过电子商务做生意。

周有提醒我他听出我撒谎了。好吧，电子商务这么不让人信，我爸是个拍照的，我妈也没死，她安然无恙，可是她真的演过穆桂英和思凡。

那是什么？

穿过近海^^穿过近海^^穿过近海^^穿过近海^^穿过近海^^穿过近海^^穿过近海^^穿过近海^^穿过近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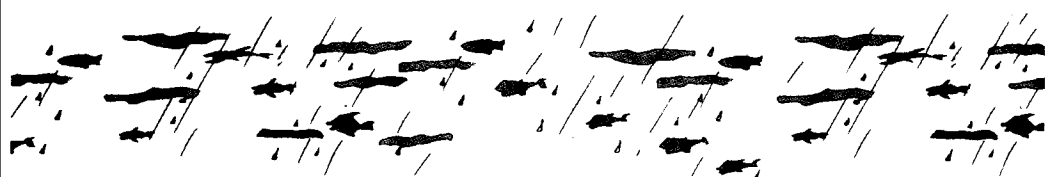
网络

小说

从

15

5



你真是小啊，我表哥再笨比你小就知道杨家将了。前一个是女侠，后一个是峨眉弟子。你爸爸是个财主么？你就是个财主的小孩，跟我爸爸一样。财主的小孩就是不懂得事。

周有说：“我爸爸是去找人了。”

这个说法比较奇怪。还是我想得比较奇怪。“联系业务？”

“私事。”

我想我是不是要同情他呢？

他努力说话。“他说你学的是造飞机？”

我说我在航模队待过。那时候我们还会到很远的龙华机场训练，无线电操纵或者线操纵，那儿停着旧飞机，长了细细长长的草，尾梢像是能扫到天空，天空是辽阔的，有各种时分、不同的天光，有时候暧昧不清，时间在螺旋桨的声音里，有很多很多，用不完。我们太年轻了，我年纪还小，非常小，在那里人会比原来的还小，常常晕眩，因为太好了。我们在那儿停过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像回过去也查找不到，被注销了，或根本没登记。但是太美了。


我说其实我学的是戏剧。

他看我。

“戏剧学院。”我说。这时候电梯门开了。

他仔细看我，我在想他在辨认什么呢。我往外走，电梯门要合上，他伸手把它挡开，来到过道的窗前。“就是这下面么？”

我看到我的大学。红楼前的绿草地，它太小了，这差不多就是全部，九月的阳光，新生和老生，还有其他一些的，他们在那里走来走去。三十层楼看下去，非常小。远一些是新造的宿舍楼。



房间门开了，站着比门把高半个头的周有，柔软的棉的睡衣裤，动人地望着我，还有他的爸爸。

“绛绛。”他叫我。

“有有，”我说，“我想你了，有有。”

男的说：“你们常常能看很多戏吧？”

我说是呀。

他说：“我也去看过的。”

我说嗯。

他说：“你知道表演系有个叫李小重的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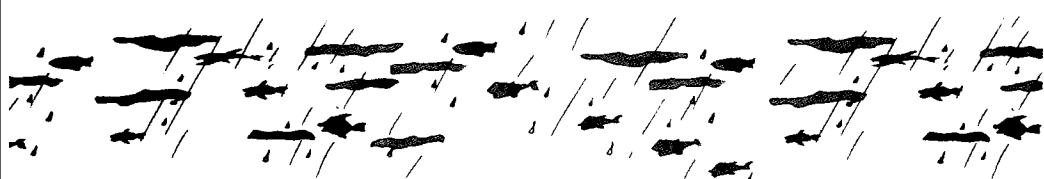
“我知道。”

他说：“我去看她演戏。”

“她没演过什么戏。她太漂亮了，不好找角色，后来又被开除了。”

这个男的说：“唔，我认得她的。”接着就站起来替我倒水。我说我不喝了，就要走了。我不知道拿什么心态在那里觑着他，一个带孩子的款儿，孩子带着年幼的汤汤的犟头倔脑又温和的神情，出乎预料地提到美女李小重。我想李小重将是世界上最后一个美女，如果戏剧学院只有一朵花那就是李小重别人全都是稻草。

他不难看，眉和腮间逆生着皱纹，鼻梁和眼帘投下暗的影子，倾诉呼之欲出。想伸手探它的虚实，但始终没有动。我要走了，明天就走。气氛有点稠。我不想让他在想倾诉的时候就能够如愿以偿，既然这个人有可能不与睽子、我还有汤汤毫不相干，或者的确毫不相干，我想起那些我们也许有过的无力倾诉的白天和夜晚。拿到钱就走。



他说：“你看过《原野》吗？”

我说：“李小重他们班上的汇报？去看了。”

他说：“很好。”

我说：“啊。你也去了。我得走了。”

你是谁？你怎么知道李小重？看《原野》的时候你坐在哪里？我想问，可我打定主意不问。

他把一厚沓钱装在信封里给我，说：“还能来么？”

我说：“不一定。你钱好赚，该答应你还来的。”

他说：“那就来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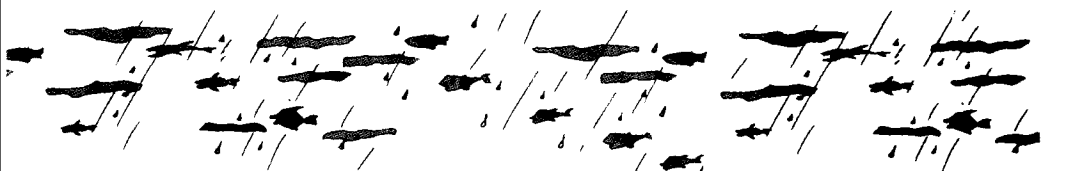
我说：“该不会来了。”

已经是晚上，画廊亮着悦人的灯光，我推门进去，走到百无聊赖的女孩跟前，从书包里拿出信封里的钱给她。我已经看到我要的画包好了，靠在里面墙上。女孩把钱抖出来数了，找不到话似的对我笑笑，我也笑笑。

第二天太阳异乎寻常地明亮透明，我带了书包和包裹着的画坐了三个小时的汽车到陆地最东端的码头搭一条船。通过长桥来到的码头完全暴露在日光、带咸味的海风和浪涛上。画框大了，拿着不方便，我左右换手，抓住捆扎的绳子。坐下时我老不自觉地用手指摩挲着厚厚包裹下的画框。

又坐一个半小时的船，就到了泗礁山岛。

找了一辆出租车去海滩边的私人小旅馆，路在小山丘上转，对面山坡上立着不少白色的风车。已经是九月，暑期结束了，海水转凉，夏天也不多的游客差不多绝迹。我便宜地住下。把画放到床上，一个人留在房里，心在这个时候才怦怦作响起来。



住得离海只有五分钟步程，我老要去看日渐发白的海，和旅馆主人家一起在楼下厅里的沙发上看一会儿电视，偶尔叫车去镇上自己买菜回来叫老板娘做。老板娘心里多少有点疑问，我索性到厨房陪她做饭，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

“天都要冷啦，游不了泳了，没啥人来了。”

“嗯。”

“你一个人来，阿是有啥心事要来解解闷？”

我笑笑：“你看我像是有啥心事的？”

老板娘也笑：“我说不像呢。那就是随便放松放松的吧。”

我说：“我混得太惨啦，在上海混不下去了，本来要去普陀山当尼姑的，船票买不着。”

“你真会讲笑话。”老板娘说。这时候海鲜熟了，僵着一个张口瞪目的样子。

我一面倒醋一面说：“我是来这里跟一个好朋友会合的。”

“男朋友？”

“男的，他叫汤汤。”

老板娘自以为了解似的对我体贴地笑了，我也笑了。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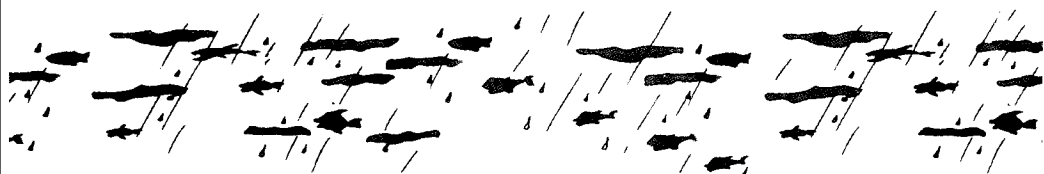
从夜晚的海滩回来，身体里浸透了海水的寒冷，这种寒冷由内而外变成一种灼热烘焙着我，我便带着从双腿扩散出的灼热感睡下。开灯令我觉得不自然，也会招引蚊虫。窗外照进稀薄的白色路灯光。极度的安静使我闭着眼睛，用耳朵以为一辆从远处来的自行车破窗而入要从我脸上碾过，可是没有，轮子擦过我的耳

网络

小说

11

9



朵远去，我的脸上冰凉凉的，又有点发烧。草丛里一群虫子大声歌唱，蛾在窗上扑翅膀，天牛只是伏着不动，许久叹一口气。

夜晚的海边，头顶上像注满了海水，层层银白浪涛翻卷，闪烁的漂浮的细屑堆到脚边，我一个人看这何其冷酷的仙境，等待上方的海水倾覆而下，我便在其中粉身碎骨，最后变成发着冷光的残片一点一点浮出水面，在没有月亮的夜里波光粼粼地聚成一个大概的形状，凭着对你的想念。

我以为你在破晓时分的井边站着，笑吟吟的，我走不过去，知道是做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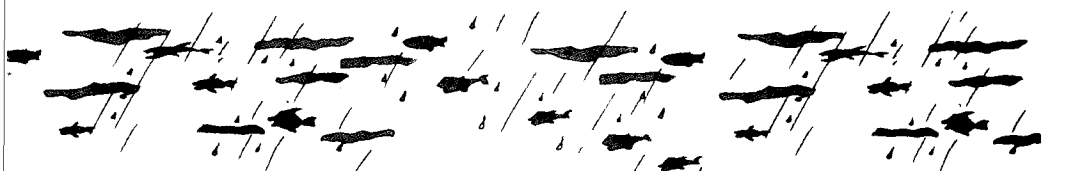
而我醒来，一切历历在目，清晰无比。

3

1993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造飞机的工场，它的大门对着夕阳打开，外面是天空下的广场，广场上长着一些金色的芦苇，天空上有金色的云，以及飞机飞过留下的发亮的痕迹；到了夜晚，群星璀璨，不时地有流星划过。到了夜晚，我们用特别的灯光照明，它明亮而温柔，像火光却不闪烁，它像灵活的触角，能弯出灵巧的弧度似的，照到我们工作着的飞机的腹腔里，那些零件好像是它柔软的内脏，安详地信任地裸露在我面前，我不由得心生感动。那架飞机就叫1993。

有时我们听得到乐器在响，小提琴、笛子和三弦，演奏的是些我们所熟悉的前奏和过门。

有时我编织，汤汤煨打。幽蓝幽蓝的晚上，火星一颗颗飘上来。



我们简直把它造成了飞行艇，假如你玩过超级马里奥Ⅲ这个游戏，那么你会知道就像恶龙的那艘船，木质的船身，有金属装甲和撞角、三百六十五门大炮、一具神情冷漠的船首像，前桅和主桅的四角帆增加顺风速度，尾桅三角帆对付逆风，上帆斜帆船首帆船尾帆层层密布。为此我们不得不使缆绳更牢固、造更多的推进器，我不得不腾出时间来考虑更多的问题，休息的时候我放下手里的杯子从甲板上跑进船舱检查食物和饮水，我们要准备更多的食物和饮水。这样，我们贻误了1993年起飞的好时光。

那是我的美梦。

十三岁的时候我在少科站航模组，几乎什么也没有学到，只是认识了汤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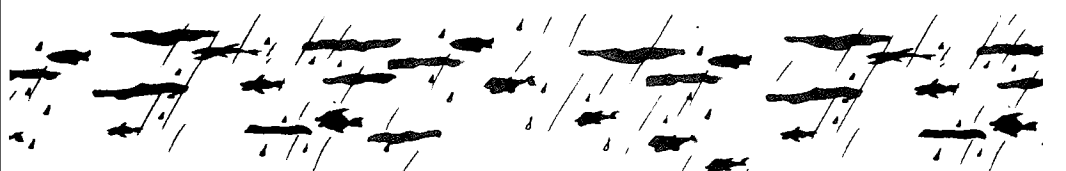
我放学以后坐四站地的车到那里练习削木头锯木头，做图文并茂的漂亮笔记，汤汤是在我画机翼的横截面和经过它的气流时向老师提问的小男孩——“它们为什么还要会合？”我后来才回忆起来。我曾坐在那儿，把那些没弄明白的曲线仔细描在纸上，轻轻固定下来。

我喜欢自个儿坐着专心整木头，身边有许多桐木条桐木片，散发着利他主义的安详的芳香。

有一次汤汤走近我，问：“你手指上怎么沾着颜色？”我看见我拿锯条的手指上的确有颜色，还有两三种，像颜料，我也很奇怪，可我装着平淡地对他说：“画画没洗干净，因为我老是画画，所以来不及洗干净。”那时我没有在画画，那以前我画过，那以后我也画过，不过都隔了几年时间，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颜色。

除去学校和家，少科站只是很小很小的一块，飞行操作更是很少。我在学校奔跑玩闹，皮筋跳到头顶，上课、做作业，买七






块九一盒的磁带后来涨到九块八没再涨过，并开始通过实践自学起非常稚嫩的质朴的调情，我是那么活泼开朗招人喜欢，汤汤无足轻重，少科站的学习由于放假或是其他我不记得的原因中止了。只有一些时候一些人会知道我是个内向乖僻不招人喜欢的小孩，并是那样地不擅长表达，从小就是。他们是我的亲人。

我祖父辈的亲人在我二十岁前相继去世，并没有哪一次给我带来悲伤。他们活着的时候就和我离着远远的距离，以致我猜想假使我不幸夭折，谁会为之心痛。后辈死了，就像新种的桃树，还会有新的来替代。很多时候如果让人知道我在想什么，他的笑容会凝结在脸上，又惊又骇，记恨我，疏远我，我便又失去一份疼爱。桃花下埋着的尸首，我们就在那里嬉戏、休憩。

祖母是她们中和我在一起时间最长的，她的名字很好听，姓狄名晴初，湖南人，书香门第。家里长久地挂着她身披婚纱的照片，上色的脸颊永远绯红。她以同样的姿势怀抱我的照片中，我和我父亲一模一样，只是她的容颜稍稍发生了变化，不加留心也难以分辨。她用缝纫机抽屉里的木尺子打表姐杜小撰的手心，我在杜小撰断裂发涩的小提琴声中念唐诗。我和杜小撰睡在一张大床上的时候，祖母来检查我们是否真的入睡，杜小撰很能装睡，我总是被识破。我总忍不住问她：你真的睡着了吗？她不做声了，只有我一个人看窗外隔壁弄堂高高的水杉被风吹得摇摇摆摆，中午觉悠长得像祖母唱的催眠曲。她去世前后我都在，她一直咳嗽，我猜她的婚姻并不如意。在广州郊外的医院里，我和我父亲陪祖父住着，我快要把医院当成个家了，这里有花园、游泳池和喜欢我的病人，他们给我硕大的深紫红色的李子。祖母的去世给我错觉我们本来就住在医院里，死了也在医院里，顺理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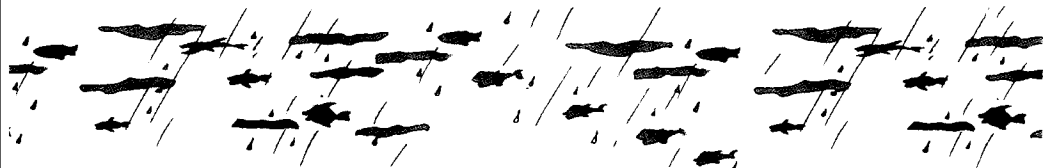


章。我喜欢爬上每幢房屋的屋顶，一个人玩，也是那时候知道害怕空房间、长走廊和家具，大概是半夜看多香港那边电视放的鬼片的缘故。

祖父是上海本地人，解放前后做远洋运输生意赚了钱，父亲五岁时他们从香港搬回上海。祖母不喜欢香港，她说上海的山阴路令她挂念放心不下。祖父给我的印象是礼物和钱，住在医院时我在一所简陋的小学上二年级，每天早上司机开银灰色奔驰通过校门口惟一的土路送我。外面是田野和三三两两走路的小孩，他们好奇地往车里看，一年四季不穿袜子。上初中时还会有老师训我时就要提到祖父的钱，听着很不舒服。但我除了打扮得花团锦簇，没有受到过多少祖父的荫泽，在他面前我格外木讷，像个木头娃娃。我畏惧他痰堵在喉咙里的呼吸、他干枯的布满褐色斑点和针眼的手的那些印象，生命衰竭让人畏惧。死若不绚丽，便散发着腐朽的恶臭。他在天安门前身穿中山装的照片上，精神矍铄，笑容满面，气度不凡。他在美国去世，遗嘱上没有给我父亲留下一份，我爸爸为兄弟姐妹间的情谊很是伤心，“他们吞掉了我的钱，”他说，“我对小弟那么好。”父亲老了很多，而我变成了穷人的孩子。

外婆是广西壮族人，她去世时外公病危多时，没料到先去的是她。我母亲遭到重创，甚至对我说“女儿没有了还可以再生母亲没有了就没有了”的话。几个星期后外公也去了。尽管他操着纯正的柳州口音，可他是江苏人，这是我看他的学生发表在《广西日报》上的痛悼恩师的文章才知道的，母亲寄了报纸的复印件给我。外公以画版画为主，也画水墨，照他的意思，我若不画画实在可惜，而且，恐怕也不知道做什么其他的事情好了。然而他一次也没有要求过我画画。





还有一位太奶奶，我出生的时候她去世，关于她全从父亲口中听说，大多是些规矩和教训：吃饭时候伸懒腰会被雷打、吃亏就是占便宜。

表姐杜小撰，表哥洋洋、元元、庆庆，表弟平平，表妹晴云和蓝眼睛的索菲娅南，堂弟汉森，我的兄弟姐妹分散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无一在我身边。我出生的那一年，计划生育政策正式实行。

我还是个娃娃的时候，在上海一个俏丽的小院子里跟一位老先生学习梅兰竹菊，家里前门还有着丛竹子，父亲告诉我什么叫胸有成竹，我挥汗如雨、废寝忘食地趴在宣纸上练习画画和写字的事情。想想那个情景，周围是院子里植物的蓬勃青翠，粉雕玉琢的小孩在纸上，一幅娇艳欲滴的红梅一点一滴铺展开来，梅树枝干和石头的枯笔飞沙像是蹭出来的，梅花像是我的巴掌，没心没肺地盛开，应该是很美的，不免让人产生美好的遐想。很长的一段时间人们认为我会画出名堂，像当时那个画猴子的小妮子，像王冕。这段时间延续到我师傅寿终正寝，家里人转而让我学钢琴，殊不知我钢琴也是弹不出名堂的。

童年按理说是恋爱最好找的话题，尽管如此，我从来都没有谈过恋爱。

换成现在，我会说出话来不希望做神童，神童都面临才华过早竭尽的结局，不然人们不会仅以“神童”相称。我自顾自地长